

无法完成的团聚

悼虎雏先生

张永中

虎雏先生走了，定在元月9日在北京做告别仪式。种种原因不便前去，特写下这些文字以寄心迹。

虎雏，是沈从文一个作品的篇名，后来才知道，他家老二用了这个做名字。

我是在学校工作时，参加沈从文作品编辑工作才与虎雏先生认识，并开始有交往的。见其人，并不如他的名字，蛮头虎脑，或如作品中的主角“虎雏”那样雄健强悍，充满野性。他是一介书生面目，斯文白哲，直眼视人，深澈而真诚。

编辑沈从文先生的作品，我参加的有三次。

一次是编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文集，收录有巴金、汪曾祺、黄永玉等一批大家亲友的纪念文章。虎雏先生的《团聚》就在列，而且很快引人注目。记得，张兆和先生还说过，想不到小虎还有这样的文笔(大意)。

第二次，是参加岳麓书社出版的《沈从文别集》的编辑。这是一套便携小开本书，选了沈从文作品的精品，共20集。每集名字用的是虎雏先生四姨张充和先生漂亮的碑楷题签，极其雅致。这是沈从文先生生前想出的一种书，主编自然是张兆和先生，沈虎雏是得力干将。从与他的编辑交往中的文字卡签看，他是一个极其细致的人。虎雏先生是理工生，机械手绘基本功好而且心细如发，字也写得一丝不苟。无怪有出版社编辑说，凡经虎雏先生过手的稿子，就没有编辑的事了。

第三次，是参加《沈从文全集》的编辑，这是一项国家文化工程。张兆和先生、汪曾祺先生做顾问，由凌宇、王序、王亚蓉、刘一友、向成国等一批知名沈研及文史专家做编委成员，我以特约编辑身份参与有关工作。由于编辑原则要求，学术标准相当高，所有作品除应收尽收外，还须得用凡能找到的第一版本，或直接在原报刊上第一时间发表的为准。著名的《边城》，用的就是开明本的第一版本。有的作品，发表的报刊在当时发行量就极少，有的便成了孤本，需得到

各大图书馆去，一篇一篇地翻卡片找。有的孤本，已不堪复印和借出抄录，只能读微缩胶片，全不像现今百度搜索这般方便。

记得中篇小说《阿黑小史》中有个“采蕨”的片段，发表在某报副刊上，只有国家图书馆有该报的微缩胶片。虎雏先生就把家里的小录音机拿出来，到图书馆去读录。我们俩，一人对着放大镜捲卷，一人朗读。比如：“起风了，逗号，……”“起风了”是作品原文，“逗号”是作品里的标点，必须念出来，以便誊录不误。作品中，有阿黑与五明在山上放牛采蕨过程中，青春萌动，生理反应的情色描写，我们也一字一句照读不误。此时，我们都会呵呵一笑。读录完，就回马神庙，北京轻工业学院虎雏先生家里，或去崇文门张兆和先生家里，听着录音，用稿纸誊录下来。一般是我誊录，虎雏先生再仔细校对，我的湘西普通话不标准，有时也卡壳，往往校准一个字，要琢磨半天。有时到饭点，我们可以蹭到虎雏先生夫人张之佩老师甚至张兆和老太太做的饭。分工合作，一篇篇旧作就这样整理出来了。

后来，我离开了学校，去地方工作，恰好是沈从文先生的家乡。我在沈先生家乡工作，对当地人文、文化的一些知识，得益于对沈从文作品及其背景的了解。记得，虎雏先生还说，也算是一种人生因缘际会。

到先生家乡工作，因一些事情会常跑北京，有时也会去看看虎雏先生。当时，我与凌宇先生都是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每年去北京开会，都会去沈家聚一聚。虎雏先生曾是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们有时谈点议政话题，但更多的仍然是沈从文及其作品编辑出版方面的事。有时，他也把一些新出的沈从文作品签名后寄给我。虎雏先生是一个工作狂人，曾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退休后，虎雏先生就完全投入《沈从文全集》及其补遗卷共37卷，计一千多万字的浩大编校工程中了。

他们一家始终把我当作沈从文研究室的老师看，除了偶尔打趣地叫我的地方职务外，还是以老师称我多。这让我很欣慰，也很不好意思。

叫我老师，是他一家人的客气，也暗含着他们更

习惯于与一个书生味多点的我打交道。虎雏先生生长我近三十岁，但我从对沈从文的阅读和了解，到与张兆和先生及虎雏先生一家的接触中，我学到了很多。不能不说，沈从文作品和沈家家风及行事风格，濡染了我这个乡下人的性格。

得到虎雏先生于2021年1月1日去世的消息后，我当时就用信息拟了如下一段文字：

之佩老师，沈红老师，闻悉虎雏先生不幸去世，感觉一个时代之人，之事，真的远我们而去了！不胜怆然！

忆起跟随虎雏老师编沈从文全集，跑北京各图书馆抄录沈作时的琐屑些小，仍历历如昨。以后，我离开了学校，离开了沈研，到地方工作，仍偶有相忆，总能得到虎雏先生温厚的帮衬。接触沈从文先生作品，进而得近沈家人，无论沈老的作品，抑或沈家人为人风格，都模塑了我这个从湘西农村出来的懵懂人。迄今，我的湘西世界，仍只是两重，一是沈从文作品中的；一是纷繁现实中的。而这一切，仿佛都与虎雏老师牵联着！他是一个总时时让我想起的人！

我离开从文家乡，然后又离开湘西，现在在湖南省城工作。在我的工作阅历中，沈研以及由此与沈虎雏老师的一点浅缘，已深深刻入记忆中！

往事可追忆，逝者却不复生！言不尽情。望二位老师保重！

我把这段文字发给了张之佩先生和沈红女士。1月3日晚，我又打通之佩老师的电话。那头说，你拨的这个号码是沈虎雏原来用的号码。后来，推销广告多，嫌吵，住院期间就停了。最近才通电重启的。张之佩老师简单地说了虎雏老师生病住院以及最近的一些情况。

最后，我说，我离开湘西到长沙工作后，就挂记着找机会去北京看看虎雏先生的，总认为是有机会的，而现在机会没了，永远没了！

又记起虎雏先生写的《团聚》，而我们却再也无法完成这个团聚了！

其实，红尘人事总在团聚与离别间滚滚向前。

的，否则，他完全可以将自己后来的观察封进泥坛，一辈子不说。

对待面子，最宝贵的是一开始即放弃虚荣，看到长远的世界。贞观八年(634年)，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唐太宗李世民，话说得相当难听，其中几句是：陛下“修洛阳宫，劳人也；收地租，厚敛也；俗尚高髻，宫中所化(会让民间模仿宫中)”。李世民大怒，觉得皇甫德参故意挑剔，以显出自己的高明。在那个时代，皇帝发怒，后果可想而知。侍中魏征闻讯，立即进言：从前贾谊在汉文帝时上书，曾说到“可以为帝王痛哭的事有一件，可以为帝王长叹息的事有六件”，自古以来上书奏事，往往言辞激烈，否则，不能打动人主之心。如果处罚皇甫德参，肯定会堵塞言路。他建议皇帝三思而行。李世民采纳了魏征的意见，不但没有惩罚皇甫德参，反而赏赐给他帛二十段。正因为李世民在乎政通人和、国家强盛这样的大面子，他才终生保持了虚心纳谏、谨慎施政，成了历代帝王的榜样。

仔细想来，一个人要得到大面子，首先得有容忍小面子受损的雅量。有人向你提意见也好，有人挑战你的权威也罢，于小面子肯定会造成“伤害”。你斤斤计较这点“伤害”，并将它无限放大，把不想听的声音打压下去，事业成功、他人好评之类的大面子就会离你而去。张大千、李世民懂得这个道理，最后都能作出正确的取舍。

大面子还得靠眼光成就。生活中有一种人，思考问题从来远不过前方三寸。他们觉得眼前的东西最可靠、最现实，至于未来的长远利益，还不知什么时候可以到来呢！因此，他们评价人与事，对物质利益的追逐，对待大大小小的面子，永远是以眼前是否有利为标准。符合这个标准，他们趋之若鹜；不符合这个标准，他们避之三舍。

追求什么样的面子，表面上只是一种选择，实际上取决于最深处的智慧。

雪花树

有年冬天，雪下得早，去外公家拜年时，雪花树也开满了花。我和姐弟几个偷偷跑到树下，见到了她的挺拔。我们手拉着手，在雪地花香里，和大树亲密拥抱。姐姐还从树上摘下一簇花，洁白如玉，很多还是花蕾，非常好看。带到家里时，外公发现了，有些许叹息，并没有责备，和外婆一起给我们找个酒瓶盛上水，把花插进去，放在房间里。满屋的花香，让我们的童年充满着芬芳和甜蜜。

后来，外公告诉我，雪花树是个宝，村里人都极为爱护，就算旁边的树砍了一轮又一轮，那棵雪花树却从未缺枝少杆。此后，我们再也没有爬过雪花树，摘过一朵花。每次听到雪花树开了花，我们踏着皑皑白雪去看望，也觉得是一件开心的事。虽然隔着小溪远远相见，但总感觉花就在眼前，香飘四溢。

到城里上班后，回老家的日子越来越少。记得有次外公跟我说，县里的封山育林政策搞得好，山间的大树又多了起来。虽然他对雪花树的事只字未提，但我知道他的心里一定有她。因为不久后，外公病重，精神恍惚，拄着拐杖围着小舅家绕圈子。每次走到横屋外，总是驻足停歇，面对大山久久凝望。我对外公说，那边是莽莽群山。他说，对面是片林海，有花。

外公走后，我们送他上山。这是外公从雪花树旁走过的最后一程。初夏季节，雪花树还是像从前一样绿意葱茏。送别的队伍走过，雪花树在风中挥手，充满着离别的忧伤。想起以后，每年雪来时，能看见雪花树花开却再也见不到外公，眼泪就藏不住的流了下来。

今日又值深冬，窗外寒风飒飒作响，一场可以预见的雪就要来了。家乡大山里的那棵雪花树，应该已是一树繁花，正盼望着落雪了吧。找姐姐发来几张雪花树的照片，通过网络识别，才知道我们怀念的那棵树，竟然还有一个更深情的名字，叫“深山含笑”。

新寨坪

胡建中

去泸溪县潭溪镇新寨坪村踏春。慕名而去的理由很简单，这里古树多，空气好，适应人康养、度假和休闲。

在镇干部小张的引领下，我与丰裕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符自元先生见了面，他非常自豪地告诉我，新寨坪获得过不少的殊荣。2016年以来，新寨坪先后被评为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全国重点旅游扶贫村，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湖南省美丽乡村示范村，名头很多，确实让人感到震惊。

符先生陪同我进入景区。他是苗族，本寨人，也是湘西木雕的传承人，原本在外地搞木雕，发了财，又回到家乡投资搞乡村旅游。

行走在茂密的森林古道上，沿途古树参天，斜阳穿林，几处明亮几片茵绿，弥漫着森林的气息，一只鸟在高大的桫树上啼，“蝉噪林逾静，鸟啼山更幽”，越发让人沉醉。古树上挂了标牌，备注有树种、编号、树龄、保护级别。我粗略地巡查了一下，发现了树龄有800多年的枫香树，500多年的榉木树，也有一二百年的金丝楠木，每一棵树都硕大无朋，遮天盖地，蔚然成荫。据符先生介绍：第九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发现该村800年以上树龄古树有100棵，500年树龄树有460棵，200年以上树龄树近千棵，品种以马尾松、枫香、古樟、金丝楠木、榉木、桫树、苦槠树种为主，大约有60多种树中珍品。他说：阔叶林为候鸟们提供了良好的生态栖息地，如白鹭、山雀、画眉、竹鸡、金鸡、岩鸡、啄木鸟、鹄鹰等约20余种鸟类常年盘踞在森林中，各类植物品种达到200多种，是天然的生物博览园。

我感叹大自然的神奇和慷慨，同时也促使我深思。在人类发展中，掠夺自然资源不可避免，人进林退沙漠化现象日趋严重，每年都有森林被毁，特别是古树木被砍伐。以至于原总理朱镕基重游湘西时发出了“葱茏不见梦难圆”的慨叹，后来出台了退耕还林的政策，竭力修复植被保护森林。而新寨坪缘何能够保存了如此之多的古树，不被破坏呢？近千棵的古树是不可估量的财富呀！我百思不得其解，猜想其中必定有缘由。

符先生告诉我：苗族先祖蝴蝶妈妈是从枫树心诞生的，少数民族敬树为图腾。在他们的信仰中，森林是人类的保护神，树与人紧密相连分割不开。出嫁、娶媳妇、添丁、时令节要栽树，是部落的传统习俗。村寨供奉高大的古树为风水树，封禁山林，严禁任何人与牲畜进入，即便是树倒了，枝叶枯烂了，也不能进林收拾。

保护森林成为全寨人的共同准则和自觉行为。村规约定，树兴寨兴，树毁人亡，凡毁林者必罚之。追究犯事者则则上门杀猪杀牛祭奠树神，重则罚劳役恢复植被并驱逐出族。符先生说起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清朝年间，外地货郎夜里过境伐木作挑担，“阿(e)嘴”一声，被村民发现疑以为偷盗神木，群起而攻之，在黑夜裡失手被打死。后来官府派兵追凶，寨子上百人的纷纷外逃他乡。新寨坪的树不能砍，砍了要性命的传训也得以流传开来。

敬畏森林融入到新寨坪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中，与村民生活息息相关。为了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家族兴旺，当地常年举办“接龙”仪式。逢过年过节，他们组织队伍敲锣打鼓，围绕风水树、神木和民舍，给神木披红挂彩，烧香敬酒肉，舞狮接龙，歌舞乞欢，祭祀树神。其次，在传统女红数纱中，把树和叶子等相关的图案绣织在布料上。数纱织品用于当地人装饰衣服和美化居家环境，如把图绣在衣服、门帘窗帘或被套蚊帐上，也作为男女青年情侣的爱情信物，如绣在头巾、腰带、锦囊、鞋垫、鞋面等物品上。

万物皆有灵，森林是人类生命的摇篮，我们是森林的子孙，保护森林这种与生俱来的情感融入到民族的血液之中，从而形成了民族文化自觉意识和不断地坚守。

追梦

刘晓山

我们从远古东方走来，
追逐着梦想成真的未来，
浩瀚天地间有与自然共生的足迹。

仰望苍穹：
盼夸父逐日，和日耕耘；
想女娲补天，止戈相依。
金戈铁马，五千年文明；
家国情怀，五千年追寻。
只为争取生生不息的希望，
追寻衣食饱暖，我们梦寐的美好生活！

从山河破碎中觉醒，
追寻着国富民强的梦想，
雄鸡一唱天下白，中国人民站起来！
为国家昌盛，人民摆脱贫困，
走向民族复兴、国富民强！

我们从新中国走来，
经历重整山河的豪迈，
一穷二白，自力更生；
人民当家，奋发图强
听东方红、两弹一星奏响。

我们从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走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消除贫困，小康路上一个都不少！
百万大爱入重山，驱穷摘帽驻村来，
八方举义治贫疾，山水换金我换颜。

中国圆梦、人民圆梦！
中国故事述说中国道路，
中国文化续演东方文明，
中国方案彰显中国治理，
中国人民弘扬脱贫精神，
实现追逐千年的梦想，
乘势而上、开拓奋进，
向着现代化国家目标再出发！
(作者系国务院扶贫办开发指导司副司长)

寻找

(外一首)

周伟

唐朝的诗
宋朝的词
在纸上翩跹
日日在血液里流淌

张家界的山
九寨沟的水
在诗的远方流浪
夜夜在梦里吟唱

门前光亮的桃枝
还有塘中央的枯荷
在风中呜咽
时不时在屋檐下打个冷颤

这些年，总觉得丢了些什么
往哪里找去？
雪一寸 思念一层
心在烧 泪已成冰

远去的村庄
老去的时光
在旷野中安详
某一刻，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苏醒

故乡

牵牛花一点一点爬上墙
探出头 在窥视什么
房顶上的草 和田野上的草
原来没有什么两样

最后一次回家乡 送父亲上路
一个阳光的午后 死寂无声
父亲像一截朽木轰然倒在水田里
阴沉的父亲去了另一个世界唠嗑

牵牛花爬满墙
一墙深渊色
田野静默 化工厂机器声隆隆
鸟儿找不到栖息的家園

多年以后，他梦中常常回到故乡
村子里空荡荡的 很陌生
从村头到村尾
他没有遇见一个熟悉的人

他久久地站在那里
站成一棵孤零零的树
树根里
还是他熟悉的泥土